



三都岛民国时期“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

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，春风拂去尘埃，一面“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得以显现。碑文为隶书，上款“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”，落款为“三都澳各界公立”。据史料记载，三都岛抗战期间曾多次发生激烈战斗，该碑为纪念阵亡将士所立。三都镇松岐村八旬老人说：碑位于山顶原驻军炮台附近，因为属于军事禁区，得以完整保存至今。该石碑的发现，唤起记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福安境内的战事——闽东白马河追击战。

1945年5月，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节节败退，被迫采取战略收缩以便进行最后的挣扎。盘踞在福州的日寇开始弃城北撤，打算和驻浙江温州的日军会合。因当时海路已被盟军封锁，日军只能走闽东陆

## 闽海抗战最后一役——闽东白马河追击战

□ 郑望

路出逃。在小北岭一带与日军对峙的中国守军陆军第70军80师李良荣部决定主动出击，乘日寇仓皇撤退之机奋力穷追截击，伺机歼敌。李良荣令239团由福州北郊进攻福州城区、238团向福州东北挺进，阻截日军退路。5月17日，239团向福州北郊五凤山日军阵地攻击，日军一部分被歼，一部分败退福州，迅速向连江逃窜。奉令拦截逃敌的238团第2营在营长许祖义率领部下，直插宁德、罗源一带截敌退路。18日，由日军独立62混成旅团司令乔木率直属第3支队和第7联队约4000多人分别从福州、长乐经闽东向浙江撤退。日军仓皇逃窜途中，一路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5月21日，日军进占宁德县城，在宁德县境内就杀戮平民109人。日军继续北撤，238团2营抄小路，翻山越岭在八都红门里追上日军后卫部队。2营步兵曾前进到距日军只有数百米处，向敌人发起攻击，击毙不少逃敌。日军不敢恋战，利用夜色且战且退。数小时后利用夜幕的掩护向黄崎（今下白石镇）方向逃遁。日军取道黄崎虎迫岭溃退时，遭到福建省保安第4团的炮击，死伤数十人。

25日，日军到达黄崎，马上抢民船、拆民房，搭架浮桥，以求尽快过白马河。白马河又叫白马江、白马港，是赛江下游出海口的一段，河宽水深流急，是日军退却的天然障碍。当239团杨其精率领第1营最先赶到白马河渡口时，日军正在

搭浮桥过河。于是，敌我双方都集中兵力展开渡口争夺战，战斗非常惨烈。日军背水死战，以极大的代价占据了渡口，并且架起了浮桥。抢先占领河旁几个高地的日军，以非常猛烈的炮火，掩护主力渡河。当238团第2营到达黄崎渡时，与239团1营取得联系后，配合作战，力阻日军渡河。不久我军主力赶到，双方在白马河港口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。李良荣师长一面指挥部队猛攻渡口及其周围高地之敌，一面催调山炮来炸浮桥。由于缺乏重武器，无法把渡口完全封锁。待到用人工扛负两门山炮运到、把敌人铺设的浮桥轰断时，日寇已大部分过了江，80师和地方保安部队最终仅歼灭其掩护部队200多人。日军主力过河后，加速北撤。第80师继续尾追，福建省保安4团2大队也从福安的北蛟、井头岩、松罗、路口、前山，向霞浦盐田方向追击，缴获不少武器、物资等战利品……

闽东白马河追击战是闽海抗战的最后一役，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福安县境内与日寇对阵的唯一战事。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这一战役虽然不算大，但同样见证浴血奋战的凛然大义。在白马河追击战过程中，沿途民众大力帮助80师追击敌寇，使追击部队得以准确把握敌寇动向，迅速赶到前面阻击。为了配合正规军作战，中共福安县委在赛歧迅速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抗敌大队投入战斗。80师广大爱国官

兵英勇作战，前仆后继，慷慨赴死，为国尽忠。5月25日下午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李良荣师长的侄儿李勇德（中央军校十七期步科毕业）连长，率领官兵与敌军414管野大队展开贴身肉搏，手刃敌军大队长管野。他在后腹部中弹情况下，仍然刺死了一名日寇，最终因伤势过重牺牲，年仅29岁。当天晚上，同在80师的堂弟李春长赶到战场，把躺在地上的李勇德抬到担架上，整个担架都被血湿透了，李春长趴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。此前，李勇德在80师特务连当连长，没有直接参战。这次战役，他主动要求到第一线。李良荣嘉许他的志向，满足了他的请求。在闽东白马河追击战中，第80师伤亡300多人，省保安4团伤亡90多人，各县区队警兵伤亡20多人。据参加白马河追击战老战士郭昆山、程景琛回忆，战斗结束后，阵亡的官兵埋葬在福州新店，并竖石碑写明姓名、籍贯、军衔等。

经历半个世纪之后的一天，有十余日本人渡海来到白马河畔虎迫岭，在大梨村后山中四处寻觅当年侵华日军的遗骸，哽咽又忍不住大哭。我们不知，这些日本人在异国山野中寻找阵亡“皇军”遗骸时作何感想？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，留下了侵华日军罄竹难书的行径罪证，也留下了许多抗日将士可歌可泣浴血奋战的事迹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如今闽东抗战遗址几乎湮没。在那些无人问津，荒草丛生的角落，历史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淡去，远去。抗战八年，八闽大地涌现出无数英雄儿女，仅福安一县就有一万三千多名英烈捐躯赴难（包括一百多名新四军六团的官兵）。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在这样一个年份里的清明时节，我们除了缅怀故去的亲人、革命先烈们，还有那些抗战阵亡将士。



坦洋天后宫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仿福州台江福安会馆格局而建，二进二天井五开间的燕尾脊格局中，凝固着闽东茶商以水为脉的生存智慧。这座坐落于茶山中的妈祖庙，既是闽东“以水为路”历史的见证者——凭借发达的内河航运，坦洋茶商将茶叶远销海外，妈祖信仰也随之成为船工、茶农祈求水上平安的守护神；更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延伸载体。

幼年的我随着父母从社口乘渡船到溪口，沿着溪边的茶道徒步来到坦洋，那时坦洋不通公路，四浦的桥也没有建，就在天后宫里上的幼儿园，并在此度过初小的几年时光。幼儿园就在戏台之下，大约就一人多高一点，戏台之上是老师的办公室，当任幼儿园老师的是老支书刘少如的爱人胡萱玉，校长是徐琴淑，那时候去上学要沿着小溪边的石砌路走很长的一段路。道路用溪里的卵石砌成的，大大小小的，但都在岁月中磨砺出玉质般的通透与色彩。

教室正对着的几个神灵塑像不知道移哪里去了，幼儿园左边是一年级，右边是二年级，正座右边是三年级，后厅就是四五年级了，当年四五年级学生数量不多，就并在一起上课了，听老校长陈梦雄说这里还办过初中班，也就在他手上新建了小学。

记忆中的教室终日昏暗，潮湿的霉味裹着粉笔灰，两盏15瓦的白炽灯悬在斑驳的黑板前，靠近天井的窗户投射着灰白的光芒。村里现存两座古炮楼的其中一座就在二年级教室的后面的角落里，当时拆掉了下方的部分楼梯，不然以我们好奇心，说不得要爬上去感受一番。

后来的确是爬上去了，不过那是三十多年后的事了，炮楼呈四方筒形，入口隐蔽、外墙厚实。沿贴着夯土墙的旋梯三四回折即可到楼顶，目测也就三层来高，顶楼四面设栅栏，下方十字巷口及对面的茶厘局都一览无遗，夯土墙上设很多方形

## 坦洋天后宫

□ 郑健雄

小窗、这些小窗内外大小，方便观察瞄准射击。还有向下的倒水口，防止下方被堆柴放火。在过去动荡不安的年代，匪患猖獗，炮楼作为防御工事，能有效抵御土匪的侵袭。

在福建，天后宫所在说明这里必通水路，坦洋就处于西溪的一条小支流上，天后宫外侧就是一个小码头，据说这里产的茶大都通过这个码头，经水路运销世界各地，溪犁船在里靠泊，一条溪犁船大约可以装六七担茶叶，到溪口村换成装二十担左右的斜滩艚，到赛歧再换装百数担的大船，到三都港再换铁壳快速帆船漂洋过海。

在我孩童年代，还经常看到上游放水筒下来，上游砍伐木头，因不通公路，河里丰水的时节全部推到水里，在下游再一根根地回收，省时又省力，的确是一种无奈的智慧。

当然，大量银元也是通过水路运送回来。解放前施氏一位大小姐嫁给社口的富商，战乱一起家里就把银元都分存到乡下亲戚家里，一家存500到800个不等，后面局势稳定了，富商去乡下亲戚家一一讨回，同时也留几个给他们买东西吃，当然也有个别亲戚挪用了这部分钱没法还上，可见存钱是有风险的，富商只当扶贫处理了。据说这位大小姐，一生搭桥修路乐善好施，为乡里做了很多好事，生前还将从娘家带来的财富，打造成个重4斤的金猫还给娘家。

1978年天后宫后山方向新修公路，那时我们正在上课，听见外面坡上好一阵骚动，后面听说在挖路基时，“咣当”一声，从一棵枇杷树下滚出一瓮银元，引起

工人和路人们一阵哄抢。坦洋村因茶而富，是远近知名的富裕村，解放初期被评为地主的达70多户，比例出奇的高，在家里菜园里挖地窖埋上几瓮银元实属再正常不过，我曾听说有个人一辈子挖出过三处无主藏银窖。

那时，坦洋河谷的大树上还生活着一种像鹰鹫一样很大的鸟，这种鸟早出晚归，时常在天空中盘旋飞翔，鸣叫声音很大声，羽翼掠过溪面时激起的碎银般水花，村里老人告诉我这是“白鹤”，但这种鸟脖子和腿都不长，长得也是灰黑色的，和我印象中的白鹤区别很大，到八十年代之后渐渐就看不到了。

坦洋村有很多宅子，集中居住着胡、施、刘、王等大姓人家，以及很多杂姓人家，天后宫处于下街，这一带以施姓为主，这些宅子多典型完整的闽东古民宅，有主屋有侧院有廊庑，有前厅有后厅，有不少雕着“渔樵耕读”的茶坊商号，有的还有精致的庭院和花园，乡道建设有过半的房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。

天后宫巷道直通老街，老街宽一丈许、百多米长，商号货品齐全，有日用百货、食杂、剃肉、制衣、鱼货、豆腐、机制面等店铺，平时都是很热闹的，远近村子的村民都会集中这里置办货品。

我父母就在坦洋的国营茶厂工作，茶厂吸收了当地的大量就业，不少城关的茶



天后宫

阮任艺 摄

校、农校、技校毕业的学生，都到这里来工作，厂里仅临时招收的捡茶女工多达2—3百人，许多农村的女孩以捡茶薪资置办自己的嫁妆，而天后宫小学学生人数最多时近300人。

那时村里的社戏、学校的文艺演出，都会用到天后宫戏台，台前隔着天井的主座摆满长条凳子，学生老师家长满满当当坐了数百人，大家都在台上寻找平时熟悉的面孔，出演闽剧的演员也有大队干部和老师们，他们演出也是一板一眼，可见专业水平并不低。

1984年坦洋新小学建成投用后，天后宫回归宗教功能，重拾祭祀、祈福等信俗活动，触摸戏台天井里长条凳，似乎仍留有社戏唱彻云霄时的余温。

坦洋天后宫尤如悬浮于时光之河里的方舟，承载着许多人的童年记忆，如今香炉里的灰烬与茶尘共眠，这座历经茶市兴衰的妈祖宫庙，正以文化遗产的身份，在旅游开发与古建保护的维度上寻找新的平衡支点。